

# STARCRRAFT

HEART OF THE SWARM



## 失落的維京戰機

Matt Forbeck

「我們還沒準備好。」駕著維京戰機劃過布萊西斯星的冰藍色天空，艾瑞克·斯納布在座艙裡侷促地扭動著。這笨重的機器操縱起來像頭租來的騾子，而他覺得自己就像對待騾子一樣在壓榨它、鞭打它。或許他該把這些待遇留給那個想出在步行戰鬥載具身上裝翅膀，並強迫它飛上天的工程師。

「只有你才這樣想吧，菜鳥。」史多坦·瓦格少校透過公用通訊頻道對他嘟囔著。「你自願加入時就知道自己要應付什麼了。」

飛行中隊的其他成員都笑了起來。艾力克的臉頰因窘迫而發熱。他有點慶幸沒人會看見他的窘態。

就在這時，瓦格那張醜陋、佈滿戰鬥傷痕的臉孔在艾瑞克的螢幕上蹦了出來瞪著他。以前有隻刺蛇用牠公尺長的爪子劃開這名老兵的臉，而他一直懶得去做重塑手術，直到最後為時已晚，就算真去做也沒什麼意義了。那道傷疤一直劃過他的嘴巴，為他的嘴唇扭出一抹永不退去的冷笑，並暴露出他在戰爭中失去牙齒而換上的金屬假牙。

對艾瑞克來說，瓦格的臉就像一種鮮明的提醒，讓他想起自己一直試著拋在腦後的戰爭有多恐怖。他曾經為自治聯盟駕駛亡靈戰機，時間長達一年以上，而他熱愛著那遠航任務的每一分一秒。坐在戰機操縱裝置的後方，感覺手中掌握的力量，替人類維持銀河間的和平，那是艾瑞克這輩子最能感受到活力的時刻。

他認為把他的天賦和技能投入能帶來最大利益的領域，是屬於他的責任，而這個領域就是成為一名戰鬥飛行員。與企圖將自治聯盟扼殺在搖籃裡的敵人作戰，似乎是幫助最多人、也是最聰明的方式。更何況，能夠駕駛現實中最強大又最具殺傷力的機械之一也不是什麼壞事。

在他遇見並愛上琪莉之前，他是這樣想的。就像他熱愛飛行一樣，他同樣無法將她拋下。他見到琪莉在他每次參戰出擊時哭泣的模樣，深怕再也看不見他的樣子，而他知道自己不能讓她一輩子這樣過活，或者更糟的情況是，讓她嚐到失去他的悲痛。

當然，他的上級收到退役請求時並不開心。他們滔滔不絕地對他說大帝投入了多少資源來培養他，艾瑞克必須用這輩子來償還之類的長篇大論。但到最後，儘管艾瑞克也相當同意這些軍官的話，他還是離開了。當他發現琪莉懷孕的時候，就算蒙斯克大帝親自出馬也無法說服他留下來。

出航任務一結束，他和琪莉就結婚了。作為他的結婚禮物，他退役了，帶著琪莉和他們甜美的小女兒西芙搭上星際運輸船，和她們一起來布萊西斯星。

冰封、偏遠的布萊西斯星距離自治聯盟的其他區域相當遠，艾瑞克希望這能讓他忍住誘惑，避免他再次參軍。看著 UNN 電視網播放的新聞，他好幾次差點就忍不住了，但他總算都能在往星際港出發前回復理智。

他會回去他工作的地方，駕駛運輸機穿過布萊西斯星的冰凍荒原，將貨物從一個聚落送到另一個聚落，或將珍貴的礦物從礦坑送到精鍊廠。收入很不錯，儘管每次都得離開琪莉和西芙數天之久。這工作同時讓他有太多時間可以獨自沉思。

一聽見他提起離開這個星球的事，琪莉就懂了他的意思。「就忘了吧，」她說。「我們在這裡過得很好。這裡很安全，某人想要為自己建立帝國，產生了許多麻煩，在這裡可以遠離那些麻煩；而且在這裡，我們的女兒才真正有機會能在父母的陪伴下長大。你怎麼會想改變？」

艾瑞克聳聳肩。「我只是覺得在這裡感覺一事無成。外面的某處正在寫下歷史事件，而我們甚至連其中的一個註腳都看不到。」

琪莉搖著頭。「如果你說，那比你的婚姻還要重要，比讓你的小女兒有父親陪伴更重要，只要你這樣說，我就會考慮。」

他想要轉身，但她抓著他的下巴，強迫他看著她。「快點，」她說。「講講看。」

他辦不到。他用雙手將她抱在懷裡，直到離開的衝動消失。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做到。

於是他回到工作崗位，盡力認真過活。如果這代表他必須成爲一個貨車司機，那他打算成爲這地方最他媽厲害的貨車司機。他表現得很好，一步一步晉升。他的老闆讓他待在離家近的地方，只派他做些短程的運輸工作，於是他有了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他找到了自己的平靜。他感到滿足，甚至有幸福的感覺。

然後，蟲族來了。

原來，艾瑞克在星球上搬來搬去的那些珍貴礦物，對蟲族來說也是寶貝。這些外星生物入侵時可沒有事先警告。牠們沒有任何要求，只是突如其來地降落到星球表面，開始攫取想要的東西，並殺死任何擋路的人。

艾瑞克終於回到家時，琪莉正哭得傷心。他們那個長著一雙藍眼的甜美小女兒西芙，盡了全力去安慰她的母親，但是沒有用。女孩看到父親時鬆了口氣，並在父親衝進門時立刻撲進他的懷裡。然後，等到她安全感湧現，才放心讓自己跟著哭了起來。



回家一路上，艾瑞克都在收聽 UNN 的報導。他知道這顆星球已經淪陷了。至少，他所認識的布萊西斯星已經回不來了。蟲族殺光星球地表的人類只是時間問題。就算大帝派部隊來阻止牠們，雙方的戰鬥也會把各地的殖民聚落給毀掉。艾瑞克、琪莉和西芙必須立刻離開，還得祈禱之後回來時，這裡不會被全部毀掉。

通訊傳來時，他們正在收拾東西準備撤離。當地的招募員跟艾瑞克說，軍隊擬定了一個能拖住蟲族的計畫，至少能拖上一段時間。幸運的話，那計畫能擋住蟲族，直到地球上大部分居民成功逃跑；但自治聯盟需要更多有作戰能力的飛行員來幫忙執行這個孤注一擲的計畫，而且是馬上就要。

這個消息刺激琪莉採取行動。「去吧，」她從臉上擦去淚水，對艾瑞克說。「去貢獻你的力量吧。我們會等你回來。」

艾瑞克匆匆和琪莉與西芙吻別後，就衝出去找招募員。

幾個小時之後，艾瑞克發現自己就坐在維京戰機的座艙裡，成爲一群老兵的隊友，一起朝葛雷多山的北面山脊飛去；指揮部說那裡就是蟲族投下入侵部隊的地方。艾瑞克已經有三年不曾駕駛戰機了，他只希望他在現役時期所仰賴的肌肉記憶能趕快回來。

但維京戰機給了他很大的麻煩。控制器像野馬屁股一樣在他手裡跳動。需要他不斷監測的東西實在太多了，而他根本還沒時間接受訓練就得駕駛這鬼東西。

「你確定後面沒有亡靈戰機可以開嗎？」聽見軍備官叫他去開維京戰機，艾瑞克這樣問。

那男人對著他大笑並且搖頭。「我們唯一的幾架都派去幫忙疏散了。你要跟瓦格一起開維京戰機。」

艾瑞克駕駛亡靈戰機的時間相當久，那戰機就像是身體的一部分一樣。相反地，維京戰機就像個礙手礙腳的東西，彷彿有人動手術在他身上多安了兩條腿，三隻手臂，還有一根猴子般的卷尾

巴。他有辦法操縱個別獨立部位，但是問題在於他沒辦法協調這些部位，他覺得自己可能會操作失誤、往下掉，甚至有可能墜機。

當然，隊伍裡的其他人在這種戰機上就算沒花幾百，至少也用了幾十個小時。這些飛行員就像運作良好的機器般合作無間，不僅像劍術家揮舞軍刀一樣駕馭他們的維京戰機，更能預測彼此的行動，就好像他們的行動都經過設計，並且練習過無數次一樣。這整支隊伍就像無暇的整體，除了艾瑞克這塊礙事的碎骨頭。

艾瑞克只曾在模擬器裡接觸，從沒駕駛過真正的維京戰機；他也不認識這隊伍裡的任何人，更沒跟他們一起行動過。他聽說過瓦格，他在布萊西斯星是個傳奇；但其他人的事他就不清楚了。如果說這隊伍內有個弱點，他很清楚的知道那個弱點是誰。他只能祈禱自己不會犯個錯把大家通通害死。

「小鬼，快到了，」瓦格打斷了艾瑞克的沉思。「戰機一起飛，就沒機會反悔了。」

「我想要保護我的家人，」艾瑞克說，解釋著他為什麼會自願加入。「我只是沒想到是開這東西去。」

「你至少還能選擇要不要戰鬥，」瓦格說。「那比我們其他人好得多。你只是不能選擇武器而已。」

「不過，我能理解他的感覺。」這聲音屬於歐拉夫·卡拉提格，這個熊一般的壯漢正飛在艾瑞克的右舷。「這些凶暴的東西不是魚也不是什麼鳥。能夠變形成飛機的步行機甲？感覺就很不自然，不是嗎？」

瓦格為這段話笑了出來。「妳怎麼說，爆炎？」

「爆炎」是德雷克上尉的綽號。她是個火爆的紅髮女人，艾瑞克在停機坪看過她一眼。他們沒有交談，但她在艾瑞克爬上維京戰機時對他快速地行了個禮。他答禮了，但比較像出於反射動作，並非特意為之。

「這是台全方位機體，」她說，聲音十分刺耳，艾瑞克忍不住猜想她是怎麼受傷的。人的嗓子不可能天生那麼沙啞，不是嗎？「既有空中優勢，也具備地面支援能力。有什麼好不滿的？」

「這問題可以問問約翰，」貝洛格·格林諷刺地說。「直到上禮拜，還是他在飛艾瑞克這小子的位置。」

貝洛格是飛行中隊裡第五名，也是最後一名成員，他一路上都沒怎麼跟艾瑞克說話。他似乎對他的存在很反感，認為中隊少了會比較好。艾瑞克自己也不敢否認這點。

「約翰怎麼什麼了？」艾瑞克說。

「這樣說吧，」貝洛格和往常一樣惡狠狠地說。「如果他還在，瓦格根本不會找志願者來代替他的位置。」

歐拉夫仰頭大笑。「完全沒錯！」

「他死於一次訓練意外，」爆炎說。「他在從步行模式轉換成飛行模式時失控了，直直地撞在地上。」

「這種事比你想像的還常發生。」瓦格說。「駕駛維京戰機一點都不容易。只有好手中的好手可以搞定。」

貝洛格哼了一聲說。「最好的——或是最走投無路的。」

「要知道，」爆炎說，「布萊西斯星上沒幾個有戰鬥經驗的人類飛行員。肯定是因為沒辦法，瓦格才會去把艾瑞克找來。」

艾瑞克感覺自己的心一沉。「你有多走投無路？」

「如果我覺得你應付不了，我就不會找上你。」瓦格說。「在中隊裡硬塞個糟糕的飛行員比少一艘飛機還糟糕。」

「那倒是真的。」貝洛格說。

「在你接到通知前，我翻閱過你的軍隊記錄。你的老指揮官說你是他所見過最他媽好的飛行員。你可是留下了累計最高擊殺數紀錄。」

「那是真的嗎？」爆炎說。

「的確是。」艾瑞克的話裡一點驕傲感都沒有。

「好吧，實際上，布萊西斯星這裡連人類都不夠。」貝洛格說，話裡帶有一絲咬牙切齒的敬畏之意。「自從神族燒光這整個地方之後就一直這樣。」

「你看過原本樣貌的照片嗎？」爆炎說。「整個地方平滑得像個大理石，這裡或那裡有幾座山。相當普通。但是現在就不是長這樣了。」

艾瑞克在這星球冰凍地表的高處飛行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些人把布萊西斯星稱為冰凍墓地，艾瑞克寧可把它想成是從頭開始。

當時，神族所降下的末日高溫讓這顆冰凍地球上每一滴水都化為蒸汽。這星球重新成型的方式讓艾瑞克驚奇不已。沃頓先生是首批重新在布萊西斯星定居的人類之一，根據他的說法，星球的表面大都蒸發了，但不代表都消失了。

神族做出那件恐怖的事情後就離開了；星球再度冷卻，空中的水蒸氣全都變成了雪和冰雹。那風暴肯定和產生如此風雪的末世火焰同樣駭人，有如海洋一般的巨大降雪量，覆蓋住過去從未暴露過的地表上。瘋狂的氣候製造出許多彷彿不可能存在的巨大晶體結構，聳立在地表上，就像某種畸形恐怖的藝術品，或某位死去神祇的玩具。

在許多地方，重新凍結的冰塊變得厚實無比；而其他地方，則可能是脆弱的網狀結構，看起來穩固卻不可信任。它或許能讓成噸的凍水承受自身壓力不崩塌，但只要有任何人用錯誤的角度施加了正確的壓力，就可能讓整個區域徹底瓦解。儘管艾瑞克從來沒在荒原上迫降過，不過他有聽說過，有人在迫降的時候，發現自己的運輸機被寒冰整個吞沒。

「是啊，」艾瑞克說。「看起來很不自然，但真是漂亮。」

在真正意識到之前，這些話就從他唇間蹦了出來。帶著家人來到這裡之後，他終究漸漸關心起這個地方。只可惜他在蟲族即將把他們趕出去的此刻，才理解到這點。

「你已經飛這麼遠了；沒問題的，小鬼。」瓦格說。「現在閉上嘴，把心思放在眼前的任務上。我們將在 60 秒內抵達著陸區。」

儘管有瓦格的鼓勵，艾瑞克還是因為自己對這項任務毫無準備而有些畏縮。維京戰機的問題無疑是雪上加霜，對他來說這東西動起來就是不對勁，至少和他記憶中所熟知的亡靈戰機相比起來，就是不對勁。

「接著的路程就要拼命了，」瓦格說。「我們要在蟲族滋生地的外圍幾公里處著陸，然後從那裡開始步行。指揮部認為那樣能讓我們在遭到攻擊之前更接近麻煩的中心。」

根據傳言，蟲族降落在星球的另一側，這支先頭部隊很快就會擴張成全面入侵。布萊西斯星或許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兩個種族，但蟲族並不喜歡和別人分享。

自治聯盟發動了空中攻擊來阻止蟲族蔓延，但這些人類飛機在有機會完成任務之前就被蟲族擊落了。於是指揮部的那些機伶腦袋想出了派維京戰機去的主意。之後不久，艾瑞克就接到了通知。

疏散所有非核心人員的行動開始了，艾瑞克本來計畫與他的家人一起撤離。他沒想到在計畫拋棄這星球的時刻，自治聯盟會需要他。或許他不該回應的，但在他聽見對方身分的瞬間，他知道遠離戰鬥的生活就此結束。

西芙和琪莉仍然被列在第二或第三批疏散群眾的名單上。那天早上，她們跟他說了再見。艾瑞克和琪莉同意別讓西芙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告訴她要先和媽咪一起出去旅行，而爹地會儘快趕上她們。

與她們吻別，知道自己或許再也看不到她們，卻不能讓他聰明的小女兒有機會察覺，這可能是他這輩子所做過最難的事。

至少直到現在為止是這樣。

「艾瑞克，我們到了。」瓦格這樣說，帶領維京戰機朝下方一片空曠雪地飛掠。「你打頭陣先著陸。立刻轉換成突擊模式！」

艾瑞克用盡力氣把維京戰機停住，好讓他能夠按下按鈕，放下戰機雙腿。若駕駛的是其他東西，這樣操縱會導致失速，以這種高度來說，會死人的。急停的力道讓他猛然倒在駕駛座上，座椅緊

緊穩住他和慣性抗衡。現在他終於知道，爲什麼維京戰機的皮帶、緩衝墊和填料數量比亡靈戰機多上兩倍了。這架飛行器在切換模式時所做的那些瘋狂起降簡直粗暴無比。

按照瓦格的命令，艾瑞克率先以步行模式著陸。讓維京戰機降落是整個中隊裡最需要技巧的動作之一。如果他要墜毀，至少別讓他掉在其他人頭上連累他們。

艾瑞克在布萊西斯星的冰凍荒原上飛行無數次，但他總是安全待在他的運輸機裡，飛在一公里以上的高空之中。這是他第一次在少數殖民聚落之外的地方這麼接近星球地表。他在想這些雪地能夠承受住他的重量，還是會讓他直直摔到被這些雪覆蓋的東西上；不知道會往下摔多長的距離。

雪地沒有被維京戰機那好幾噸的重量壓垮，但步行機甲的雙腿一直下陷了半公尺深才碰到穩固的立足點。艾瑞克分不出來那到底是冰塊、岩石還是什麼東西，他只是爲了能踩到那些東西心存感謝。

艾瑞克被在著陸時揚起的白煙裡遮住視線，什麼鬼也看不到。他讓機體前進，緩慢地走過厚重的雪地。維京戰機的腿毫無阻礙地在積雪中移動，但感覺動作有些緩慢。

艾瑞克只駕駛過民間的步行機體，偶爾用它們來卸載運輸機上的貨物。那或許是瓦格找他來做這份工作的另一個原因。沒有多少飛行員具有駕駛步行機體的經驗，就算他只在物流中心裡用過笨重的推高機。

至於軍用步行機體，他經驗不足，無法判斷移動是否正常。步伐遲緩是因爲維京戰機本來就這樣，還是受到天氣的影響？到這個時候，不管是哪種大概都沒差了。他必須接受這種情況，盡力而爲。

他和其他人的降落在著陸區四周將白雪攪的一陣混亂；而當艾瑞克讓自己的戰機穩定後，他立即停下來勘查地形。抬頭顯示器指出在西方有一排被雪覆蓋的山脈交錯。那也許是雪堆積而成的山，從這個距離他分不出來。

冰原坐落北方與南方，夾帶白色粉塵的風席捲而來，紛亂而銳利。艾瑞克的視線可以一路直達遙遠的黑暗地平線，直到被在遠方疾行的風暴雲層給擋住。閃電在雲層間流竄，醞釀著雷雪風暴的到來。

太陽的第一抹光芒穿過重疊的雲層，讓東邊天空亮了起來。光線照亮了一條朝四面八方延伸好幾公里的山脊，形成一座透明水晶般的聳立峭壁，至少有幾百公尺高。在其他情況下，這壯麗的美景應該會讓艾瑞克歎爲觀止。但如今，蟲族在整個峭壁上蔓延的景象卻讓他幾乎感到反胃。

艾瑞克在自治聯盟部隊服役時只和人類戰鬥過，大多是叛軍就是了。他曾透過 UNN 廣播去關心其他地方與蟲族和神族戰鬥的消息，但他從來不曾受命與任何外星種族交戰。他見過死掉的蟲族，但從沒親眼見過活生生的，只在紀錄影片裡看過會動的蟲族。真正見過的人大多沒那個命活下來。

那些蟲子在整個峭壁岩架上蠕動，在被腐蝕或鑽入的洞穴間突然消失或出現，這幅景象讓他想起幼年時在住家看過的白蟻入侵。除蟲人員告訴他們整個房子蛀蝕太嚴重，已經修不好了，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連房子一起摧毀。

艾瑞克在想布萊西斯星是不是已經沒救了。他不知道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將蟲族從這星球上消滅，但如果牠們侵蝕這星球的程度和牠們侵入這峭壁的程度一樣深，除了軌道轟炸外，他想不到其他驅逐牠們的方法。

「我們到底在這裡幹什麼？」艾瑞克說。

「殺壞蟲，」瓦格說。「只要有機會。」

艾瑞克檢查了後視鏡頭，看見其他人全都從著陸區走出來。維京戰機腳下的冰塊能承受這麼大的重量嗎？維京戰機是有飛行能力，但走在地面時機體下陷得很深。艾瑞克可以預見，如果是站在冰凍的海洋上，很可能會跌穿表面的冰層，消失在底下的黑色海水裡。

「出發吧。」瓦格邁開步伐，步履艱難地走在雪地上，沿途踢起一團一團的雪霧。艾瑞克和其他人快步排在一列跟在他的身後，這塊區域的能見度很快就因為這群人跌落到區區的幾公尺。

「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艾瑞克說。或許他該等瓦格來吼出他的命令，但他必須知道自己要面對的是什麼。

少校咕噥了幾聲。儘管瓦格跟他只有幾步的距離，艾瑞克還是很難看清他機甲的背影。

「我們要分散牠們的注意力，」瓦格說。「我們的工作就是讓這些蟲子疲於奔命，撐到指揮部派出其他部隊，或是最後決定夾著尾巴和百姓們一起逃走為止。」

「他們把我們當成誘餌。」貝洛格同意地對瓦格悶哼一聲。「讓我們跳到蟲族大本營的另一邊，把牠們的部隊從殖民聚落引開。」

「沒錯，」瓦格說。「我們不用幹掉那些蟲子。我們只要引開牠們的注意力，撐得久一點，讓我們的人能夠逃走。」

「那我們呢？」歐拉夫說。

艾瑞克因那大漢問出這問題而對他生厭。他自己也想問這問題，但卻害怕聽到答案。知道答案真的會比較好嗎？

「怎樣，瓦格？」貝洛格說。「我們被當成可以接受的損失了嗎？」

「你他媽的當然是。我們都是。哪個比較重要：一個維京中隊還是整個星球的人類？」

只要「整個星球的人類」包括琪莉和西芙，艾瑞克就知道他的答案是什麼。

他們在沉默中行進，維京戰機帶著他們不斷接近那座寒冰峭壁。儘管除了身旁的雪霧，艾瑞克什麼東西都看不到，他還是知道蟲族就在那裡，同時為自己前進的每一步感到心驚膽跳。但是，他還是沒讓這股恐懼阻止他前進。

「停下來！」瓦格說，舉起維京戰機的一支格林機砲來取得所有人的注意。

艾瑞克和其他人停在原地。他們揚起的雪霧漸漸平息，在地上迴旋。維京戰機的氣候環境控制系統能讓艾瑞克的防風罩保持乾淨，他立刻就能再次看清前方的山脊。這一次，山脊近多了。

瓦格用格林機砲朝山脊指了指。蟲族工蟲在寒冰表面的無數坑道中鑽進鑽出，部分冰面已經被蟲苔覆蓋，質感讓艾瑞克想起蜘蛛的網。蟲苔覆蓋了大部分的山脊，將閃亮的白色表面玷污成骯髒的灰色。

有個艾瑞克認不出來的東西高掛在山脊上方，像會飛的水母一樣來回梭巡。他不知道那是哪一種蟲族，但他的抬頭顯示器說那東西叫做王蟲。牠們身旁伴隨著一支強大的飛螳部隊。

「我們要步行過去，走到我們能用最大火力瘋狂轟炸那些混蛋的距離。維京戰機在空中移動的速度太快了，我們很難好好瞄準站在地上的目標。」

艾瑞克苦悶地呻吟了一聲。「那些工程師的腦子就想不到給這些東西裝一些往下指的槍嗎。」亡靈戰機能在穿梭戰場之際同時攻擊地面和空中的目標，少了這部份的靈活性讓他很苦惱。

貝洛格對他低吼。「維京戰機是人類最頂尖的單兵作戰系統，一直都是。你想要打天上的東西？你到天上去射他。你想要打地上的東西？你滾下來腳踏實地把他幹掉。你找不到更靈活或更危險的武器了。只要我坐在這位置上，我能單挑任何人類的機械單位，把它打成碎片。歡迎你用其他機械單位挑戰看看。」

艾瑞克咕噥著道歉。「我只是想說——」

貝洛格打斷了他。「你或許是這附近最厲害的運輸機長。但在這裡，你只是個大嘴巴的菜鳥。現在給我閉嘴，試著學點能防止你把我們全都害死的東西。」

艾瑞克沒有回答。

瓦格再次用格林機槍指著山脊。「我們要在被牠們注意到之前趕過去，然後用我們的大管機砲轟爆牠們。引起牠們注意之後，地面部隊就會來料理我們。到時我們就往空中跳，在牠們到達前切換成戰機模式。」

瓦格用格林機砲指向空中的蟲族。「接著我們就要衝進去，盡可能消滅那些天上的蟲子。先集火攻擊那些飛螳，就是那些有翅膀的。牠們是最大的威脅。」

「料理完牠們之後呢？」爆炎問。她想比較遠，艾瑞克欣賞這點。

「之後我們就降落，料理地面上的蟲子。我們就這樣做到收到命令回家為止。清楚了嗎？」

「和冰塊一樣清楚。」爆炎說。其他人也表示同意。

那似乎是個不錯的計畫。它的好處是單純，艾瑞克喜歡這點，尤其考慮到自己駕駛維京戰機的經驗如此之少。在駕駛亡靈戰機的時候，他的指揮官也曾給他同樣的打帶跑戰術，只是少了降落和

升空的部分。艾瑞克似乎能感覺到一絲希望。打從聽見蟲族入侵的消息開始，他就不曾有這種感覺了。

他們跟隨瓦格的訊號繼續前進。進入少校認為可以接受的距離之後，他再度讓所有人停下來。這一次，雪霧平息之後，艾瑞克終於真正看見了這山脊到底有多大，希望瞬間從他心裡消逝無蹤。

在這個距離，艾瑞克可以看見蟲族甲殼的顏色，那瘀傷般的紫色和不自然的綠色分布在他們屎一般棕色的底板上。他可以看見牠們下顎咀嚼的動作；他的胃因為噁心的感覺而翻攪著。不過，他沒有多少時間沉浸在他不斷擴大的恐懼感裡。

「給牠們好看！」瓦格用格林機砲帶頭開火，其他維京戰機也加入他的行列。

艾瑞克也架起安裝在機甲雙肩的機砲，然後開火。金屬子彈火花四濺地噴射出去，打穿並撕碎被硬殼覆蓋的蟲族、厚重黏稠的蟲苔，和底下千瘡百孔的冰層。維京戰機的外殼能保護艾瑞克的耳朵不因爲機砲的巨大噪音而受傷。但他還是可以感覺到開火的震動直達骨頭。

當維京戰機的砲火將峭壁上的蟲族打成深紫色的肉醬時，貝洛格發出雀躍的嚎叫，爆炎和歐拉夫也加入了。維京戰機出其不意地偷襲到許多生物，在牠們有機會逃跑之前將牠們殺死。但其他蟲族設法逃回了牠們在山脊上挖出的無數坑道裡，逃出他們的視線。

「繼續攻擊！」瓦格說。「我們把牠們打得屁滾尿流了！」

艾瑞克咧嘴笑了。他發現自己沒辦法壓抑。消滅這些蟲子比他想像的還要刺激。況且，想到這樣做或許能拯救他的妻子、孩子和殖民聚落的所有人，那感覺就更好了。

他的砲管開始發亮。一開始只是在尖端呈現一點紅色，但很快就沿著砲管往上延伸，變得更加明亮。子彈摩擦產生的溫度一定非常高，尤其考慮到外面的氣溫有多冷。

「幹得好啊，維京小寶貝！」瓦格說。

一排蟲族沒有潛入山脊，反而瘋狂地從峭壁腳下衝了過來。艾瑞克把武器對準牠們，將牠們變成肉片。少數逃過一劫的逃進基地附近的坑道，艾瑞克花了兩倍的力氣將那些蟲族轟出地面，用一顆接一顆的子彈把牠們從藏身洞穴裡給挖出來。

「小心點，小鬼！」瓦格說。「把你的機砲舉起來！再那樣做，你很可能會讓整塊地——喔，該死。」

瓦格才說到一半，山脊表面就開始崩塌，從艾瑞克集火的那一小塊區域開始崩塌。他剛剛看見一整批的蟲族，不論他發射多少子彈，都有更多生物從牠們的坑道蹦出來，彷彿裡面的空間不夠牠們躲了一樣。

結果他感覺到的沒錯，艾瑞克看見了。當冰層的表面幾公尺變形崩潰，緊密堆疊在一起的蟲族暴露了出來，擠到牠們簡直是從破碎的冰層裡噴出來的一樣。那些蟲族像畏光的蟑螂一樣四處找尋掩護。但牠們跑不了多遠，就被崩落的冰牆壓在底下。

少了冰塊在底部支撐，牆壁的表面碎裂並倒塌下來，形成彷彿雪崩和瀑布的綜合體並砸落地面。艾瑞克隔著維京戰機都可以感覺到那股衝擊，像永不停止的雷聲一樣隆隆作響。冰塊在落地時化成碎片並噴向天空；巨大的冰雲從山脊湧冒出來，就像雪所形成的波浪一樣。

「該死！」瓦格說。「抓穩了！」

爲了抵擋格林機砲的後座力，艾瑞克早就把維京戰機的腳部穩穩架在地上了。他不覺得那些冰雪崩落的威力會比機砲後座力更大。當雪浪的衝擊傳來，他立刻理解到自己錯得有多離譜。

那些雪並非其他維京戰機走過地上時攪起的那種礙人視線的粉塵，而是更加厚實、沈重的冰晶碎片，從星球遭到神族淨化並重新凍結後聳立至今。他就像被坦克碾過一樣往後倒，一公分接著一公分地被埋入地底。

剛開始，艾瑞克努力掙扎，死命地著想要站起來，但他很快就理解到那是沒有意義的。他舉起步行機甲手部的格林機砲，盡力乘著上升的雪浪。在雪浪的衝擊下，維京戰機雙腳離地；有好一陣子，他感覺機體就像在海嘯中逆流而行一樣。

接著一切都成了白色。然後一切都成了黑色。

雪崩可視為大自然使出全力抹殺你的一種表現。低沈有如雷鳴的轟隆噪音從地上傳來，深刻又快速地穿透他的身體，彷彿自己已經被那震動的噪音吸收，成為噪音的一部分一樣。儘管在維京戰機裡沒有窒息的問題，但是雪崩的速度和力量還是震得他東倒西撞，幾乎讓他喘不過氣。他肯定自己會死，如果結果真是這樣，他希望這過程能快一點。至少，這種無比的恐懼會在一瞬間結束，他不用痛苦太久。

藉由恐懼的刺激驅使，艾瑞克奮力讓維京戰機朝雪崩表面游去，一邊踢著腿、一邊揮舞著武器來盡力保持機體直立。過了一會兒，雪浪翻攪的力量蓋過他的控制能力，他只能聽天由命。直到戰機停止在一堆巨大的冰塊、岩石和雪之間，噪音也止息，他才理解到自己還活著——但卻卡死了。

從通訊系統爆出驚慌失措的聲音，傳到艾瑞克耳裡。他不清楚他們到底在講什麼，只知道和他一起來這裡的人們碰上了大麻煩，而他一點都幫不上忙。

「狀況回報！」瓦格說。他可能已經叫了好一陣子。「不要再鬼叫了，快回報！」

眼前的危機解除後，艾瑞克對現況的恐怖感又像新生潮水一樣湧上來，將他吞噬。指揮官那強硬、堅毅的聲音，對他來說就像是救生索一樣。「我在！」艾瑞克說。

「我也在。」歐拉夫說。

「有！」貝洛格也說。

除此之外，再也沒人回應了。

「爆炎？」瓦格說。「該死！爆炎？」

無人回應。

後來她的聲音從通訊系統傳出來，雖然低沈虛弱但相當清楚。「我，呃……」她說。「嗯，也在。」

「有人看見她在哪嗎？」

「我這邊根本什麼都看不見，」貝洛格說。「我從頭到腳都被活埋了。」

「我這邊恐怕整個機體都翻倒了。」歐拉夫痛苦地哼了一聲說。

艾瑞克透過他的防風罩往外看，只看到朦朧的灰色。這應該算件好事吧。如果他被埋得很深，外面將只看得見一片黑暗。還能看見東西就代表他距離雪崩的表層不算太遠，至少他是這樣希望。

「我這邊看不見。」他試著移動維京戰機的手臂。被掩埋的時候，他的格林機砲溫度很高，他不知道是否能融化一些周圍的雪。但他只感覺砲管被卡在好幾塊剛結凍的冰塊裡。「而且我移動不了我的砲管。」

「別慌，」瓦格說。「至少我們沒被打爆。」

「當然，」貝洛格說。「只要你的名字不叫爆炎。」

「少說屁話。」瓦格遲疑了一會兒。「有誰的變形控制還能用的？」

艾瑞克檢查了抬頭顯示器。面板各處的系統診斷都顯示綠燈，只有砲管那裡是明亮的黃色。「我沒問題，」他說。

「我也是，」貝洛格說。「我這台的左腿碎了，但座艙沒有問題。」

「這裡也行。」歐拉夫說。「我座艙的完整度良好。但我損失一挺機砲。有塊岩石把它整個扯下來了。」

「發動引擎，」瓦格說。「啓動垂直起降噴射器，那應該能產生足夠的熱度來讓你們脫離。」

「那你呢？」貝洛格問。

少校懊惱地哼了一聲。「我沒事，但雪崩把我搞得頭下腳上。啓動引擎會把我推向錯誤的方向。不過只要你們幫我把周圍弄鬆一點，或許能夠掙脫。」

「我們可以的，對吧？」艾瑞克說。「我們已經完成任務，應該爭取到不少時間了。而且我們不只轉移了蟲族的注意力，那場雪崩應該也把牠們壓垮了。時間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貝洛格發出一聲尖銳而苦澀的笑聲。「你不太了解蟲族，對吧？」

艾瑞克原本因為雪崩情緒相當激動，直到他自己也被捲進去才漸趨平緩；但如今他感覺心向下一沉。「怎麼可能有東西在那種災難中活下來？」

瓦格虛弱地咳笑了兩聲。艾瑞克在想這男人是否傷得比他願意承認的還重。

「蟲族是會鑽地的，小鬼。」瓦格說。「只要那場雪崩沒把牠們壓扁，牠們就有本事靠自己鑽出來。」

「不過，肯定有幹掉一些蟲族。」貝洛格說。儘管聽起來一樣暴躁，但艾瑞克在他的話中聽出一絲恐懼。「對吧？」

「當然啦，」瓦格說。「或許是幹掉了幾隻，但讓牠們全軍覆沒？不可能。牠們還活著，而且肯定被惹毛了。」

「火大，想要報復。」和巨大的身軀相比，歐拉夫的聲音顯得很微弱。

瓦格對此只悶哼了一聲。

艾瑞克開始用最快的速度啓動維京戰機的飛行模式。他設定好一道道的程序，腦裡不斷回想著瓦格在飛行途中不斷提醒他的確認事項。當艾瑞克進行到該確認戰機沒有被困住或被擋住，以免導致維京戰機的引擎過載而爆炸的階段時，他直接跳過去。他可沒有選擇的餘地。

「更改燃料輸送路徑？完畢，」他對自己說。「關閉腿部動力？完畢。」

他伸手抓住將維京戰機的手臂變形成機翼的操縱桿，按下位於操縱桿頂端的綠色安全開關，然後用盡全身肌肉的力氣拉動那根操縱桿。

什麼都沒發生。什麼鬼都沒有。

他咒罵著，再次拉動操縱桿，連整個身體的重量都用上了。他可以感覺操縱桿開始有反應了，但也深怕它會突然斷在他手裡。他努力側耳傾聽。在機體試著擠開背上至少成噸的積雪時，他覺得自己好像聽見維京的傳動系統發出抗議的聲音。

「我動不了！」他說。「標準程序沒有效果。有什麼主意嗎？」

「我也動不了，」歐拉夫說。

「試著啓動你的垂直起降噴射器。」瓦格說。「單獨啓動它們。使用越少的動力越好。」

「我們是不是該停用自動關閉迴路？」艾瑞克說。這種嘗試讓他有點緊張；主管單位安裝這種迴路是爲了防止他讓戰機出什麼意外。但如今，他需要這台機器所能擠出的每一分動力，不管安全或危險。

「也行，」瓦格說。「好吧，那可能會把你給炸飛，但眼前我沒必要再去考慮這個問題。」

「那是什麼？」爆炎說。「那是什麼聲音？」

「爆炎！」瓦格說。「妳得快點振作起來。」

「有東西——外面有東西，」爆炎說，沙啞的聲音裡帶著擔憂。「我可以聽見有東西在抓我的機體外殼。」

「是蟲族！」瓦格說。「妳得趕快移動，爆炎！幹什麼都好！」

令人毛骨悚然的破裂噪音從通訊系統傳了出來。艾瑞克十分清楚聲音是從哪傳來的，但仍忍不住跳了起來。

「該死，」貝洛格說，聲調因爲恐怖而軟化，艾瑞克得用盡力氣才能聽清楚。「他們找到她了。」

一聲尖叫從通訊系統蹦了出來，劃破艾瑞克座艙裡的空氣。「滾開！」爆炎這樣說，她的聲音因恐懼而變得尖銳。

接著一陣像是撞擊、咬嚼和壓碎混雜在一起的聲響傳了出來。艾瑞克打了個寒顫。

「不！不！」然後是一陣恐怖的咯咯聲，在傳出後又倏然中止。這顯然是人類的聲音。

艾瑞克想要對那些蟲族狂吼。他和爆炎並不算熟。今天才第一天共事而已，但他想把殺死她的每一隻該死生物給碾碎。

於此同時，他反而切斷了包含自動關閉迴路在內的安全系統，再次發動垂直起降噴射器。他能感覺到噴射器發動的聲音。或許他已經來不及拯救爆炎，但再不行動，他可能連自己都救不了。

「快點，」他說。「快啊！」

他試著移動維京戰機的腿部，並發現那附近的雪已經變鬆了。或許是蒸發成灼熱的蒸汽了。他知道如果在這時候停下噴射器，冰塊將於幾秒內重新凝結在他的腿部周圍，讓他在布萊西斯星的冰層裡困得更緊。

他提高了垂直起降噴射器的動力。他的裝甲從頭到腳震動了起來。很快就要有東西崩潰了。他只希望先崩潰的不是他的維京戰機。過度催動噴射器可能會導致故障，在蟲族找上門之前就先殺死他。至少那樣死得比較快。

不過，死了就是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艾瑞克還不想那麼早放棄。他再次啓動垂直起降噴射器，而這一次，他聽見了一個恐怖的破裂聲。

日光從他頭頂照下，亮得幾乎把他刺瞎。

噴射器底下厚實的雪轉化成蒸汽，壓力在戰機周圍累積，直到發現宣洩的管道為止。蒸汽沒有摧毀他的機器，而是不斷把它往上抬擠，然後在壓住機體的雪層上發現脆弱的地方，一口氣把冰雪炸開。

「你還好嗎，小鬼？」瓦格說。

「聽起來像是他的機體爆炸了。」歐拉夫說，話裡滿是害怕。

「總比被蟲族吃掉來得好。」貝洛格說。

艾瑞克想要回應，但讓維京戰機升空令他手忙腳亂。他過去駕駛的大多是比較合理的東西。從一個定點拔地升空永遠不是簡單的事。就連瓦格這樣的專家也很難駕著維京戰機飛出深坑，又不讓機體打轉。

艾瑞克和他的控制器搏鬥著，試著進行正確的操作好讓機體穩定升空。他竄出深坑的速度夠快，但卻是以傾斜的角度側飛，往冰面直衝而去。他不得不用力拉動垂直起降噴射器的操縱桿，然後像在龍捲風裡走鋼索一樣使盡全力取得平衡。

但他成功了。不久之後，他大力往觸發剩餘變形步驟的按鈕搥下去。戰機的雙腿摺疊起來，肩上的機翼展開，為他提供留在空中所需的浮力。

「我出來了！」他說。

貝洛格雀躍地歡呼出聲，瓦格也跟著加入。

「幹得好！」歐拉夫說。「你有辦法幫我一把嗎？」

「稍等，」艾瑞克說。「讓我看看要怎麼做。」

他決定不要啟動戰機的尾部推進器。因為這樣做的話，他將會完全升空，如此一來他就很難回來幫助其他人。另外，將維京戰機降落在冰上的話，躲在地底的蟲族就會發動攻擊。但艾瑞克知道他沒得選擇。他必須試試看，把他的同僚給挖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他不知道他們在哪。雪崩不只把他衝得頭昏腦脹，也弄壞了他大部分的傳感器。他沒辦法為自己定位，更別說找到其他受困的飛行員。

「我看不見你們，」他說。「呃，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發個閃光彈之類的？」

過了不久，他面前十公尺的雪層底下因為某種光源而發出亮光。

「剛剛那樣有用嗎？」歐拉夫說。

「這顆頭燈不錯。」艾瑞克說。「我要過去了。」

他將維京戰機移動到那個在新雪中發光的位置，再度放下機體腿部。他讓垂直起降噴射器筆直地往下噴火，然後探頭去看底下冰雪融化的樣子。但他很難看清那個方向，而遭到掩埋的維京戰機依舊沒有蹤影。

艾瑞克可不想這樣一路融化底下的冰雪，直到把其他人給挖出來。首先，他的燃料或時間很快就會用光。其次，他得小心不把他們和冰雪給一起融化。維京戰機的外殼能夠抵擋部分熱量，但沒辦法承受持續的焚燒。

「如果你能往回拉兩公尺左右，」歐拉夫說，「或許就能搞定。」

艾瑞克突然理解到，歐拉夫的頭燈並非直接往上照射，而是有個角度。他離開雪崩表面，並大力催動噴射器。噴射器將機體帶到空中，同時他看見歐拉夫的維京戰機冒出頭來。那大漢發出一聲歡呼。

艾瑞克立刻飛往側邊，不久之後，歐拉夫的機體就竄出冰封的墳墓，盤旋在他面前。

「其他人怎麼樣？」艾瑞克說。「你們在哪？」

「趕快離開這裡！」瓦格說。「那些飛螳肯定已經回來了。」

艾瑞克抬頭望去。在這之前他一直因為太忙而沒有這樣做。他發現瓦格完全正確。空中有一大群蟲族正朝他俯衝而來，數目簡直數不勝數。他不知道牠們是何時發現他的，是在他衝出冰層時？還是在他利用垂直起降噴射器來解救歐拉夫的時候呢？不管怎樣，現在狀況很危急。

「我們大約有一分鐘。」艾瑞克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在說謊，但他不打算放棄。「給我個信號，隨便什麼都可以，我們會把你們弄出來。」

「我頭上腳下卡住了。」瓦格說。「頭燈可能沒什麼用。」他遲疑了一會兒。「有動靜嗎？」

艾瑞克掃描了這在不久前沖刷而成的積雪冰層，他覺得自己看到了什麼東西在發亮。但當他駕著維京戰機過去時，卻發現那只是陽光反射。如果天色暗一點，他或許能看見瓦格所駕維京戰機的亮光，但他不可能坐在這裡等待太陽下山。

「開槍看看？」艾瑞克建議。讓少校盲目開火可能很危險，但眼前他們沒有選擇。

「這該死的東西整個凍住了。」

「這裡也是一樣的問題。」貝洛格說，「不過我想噴射器應該可以動。等我一下。」

「啊！該死！」瓦格說。「我聽見了！牠們正在抓我的護甲！」

「你在哪？」艾瑞克說。「給我點提示！什麼都好！」

「快走！我死定了，但我要盡量多拉些狗雜種跟我一起陪葬！」

「等等！」貝洛格說。「再給我五秒！」

「我不覺得我有——呃啊！牠們鑽進座艙裡來了！」

艾瑞克仔細研究底下的雪地，但雪崩掩蓋了一切線索。除了他和歐拉夫造出的深坑，他完全看不出蔓延的冰層上有什麼異樣。他只知道少校正在底下，正瀕臨死亡。

槍聲從通訊系統傳了出來，伴隨著瓦格憤怒、挫折、暴戾的低吼。少校對那些生物一輪又一輪地開火，決心能殺死幾隻算幾隻。艾瑞克聽得出來他甚至懶得留顆子彈給自己用了。

艾瑞克想要把眼前的積雪全都融化，把那男人找出來救出來。但他知道沒有時間了。他和歐拉夫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升空。

他抬頭看去，發現一隻飛螳正在他們的頭頂。那擁有蝙蝠般翅膀的巨獸瞪著深紅色的眼珠，將巨大的尾部對準他們，長滿尖牙的血盆大口充滿惡意地往他襲來。

歐拉夫已經將維京戰機轉換成空中模式。當飛螳靠近他時，他發動噴射引擎離去。

艾瑞克也想這麼做，但他知道自己沒辦法及時完成變形。於是他盡力向後躲開那隻生物。他只希望這蟲子會誤判地面的距離，在修正方向前一頭撞在地上。

但那隻飛螳在最後一瞬間拉起身子，揮舞的尾部懸在雪面上。但那生物只差一點點就會撞上地面，牠不得不捲起尾巴來緩衝部分墜落冰面的衝擊。

那隻飛螳不住彈跳，張大翅膀用力揮舞著，彷彿是沿著背部弧線在地面上跳著走一般。接著，那飛螳底下的冰面爆炸開來。衝擊力將牠撕成碎片，甚至把艾瑞克的維京戰機吹得往後滑行。

好不容易將翻轉的維京戰機拉正之後，艾瑞克想要仔細看看那剛產生的冒煙坑洞，但他知道一分心可能會要掉他的小命。既然得到另一次活命的機會，他可不打算浪費。

他重重槌下讓維京戰機升空的控制按鈕，然後緊緊靠著後方的座椅，迎接馬上就要襲來的慣性。他往上看了一眼，發現成群蟲族正朝他飛來，隊形分散像是條毯子。如果不趕快移動，他會被這面網子當頭罩住。

維京戰機向前噴射加速。如果他工作時駕駛的運輸機是頭遲鈍的野獸，維京戰機就像敏捷的叢林掠食者：快速、靈活，而且幾乎無法駕馭。他感覺自己的機體像是在努力掙脫他的控制一樣，他知道哪怕放鬆一丁點，都很可能連後悔的時間都沒有。

歐拉夫引走了一些飛螳，但同樣數量的野獸又聚集在艾瑞克機體的上空。他的抬頭顯示器將十字瞄準鏡定位在兩隻逼近的飛螳身上，他立刻就意會了。按下開關之後，他射出了兩發藍澤爾魚雷。

對艾瑞克來說，魚雷的飛行速度幾乎沒比自己的維京戰機快多少，他有些害怕自己會和魚雷同時抵達飛螳身邊。魚雷重擊了那兩隻生物並且引爆，彈片和蟲族的碎片噴得到處都是。當艾瑞克駕著維京戰機穿過爆炸中心時，碎片噴濺在機體的防風罩上，酸液在罩子的表面上侵蝕出微小的痕跡。

艾瑞克忍不住向後仰頭，發出勝利的歡呼。但他的興奮只維持了一小段時間。

「貝洛格？」歐拉夫的聲音從通訊系統傳來。艾瑞克看見已脫困的他駕著維京戰機飛過王蟲周圍區域的上空，繞了個圈子前來加入他。

「瓦格的爆炸弄鬆了包圍在我身邊的冰塊。」那被活埋的飛行員說。「再幾秒鐘就好。」

艾瑞克往回看，並掃描那斷裂的冰雪區域。距離瓦格那架維京戰機所造成的冒煙坑洞稍遠之處，他看見另一架維京戰機從冰裡冒出頭來。他也看見一大群飛螳在那上方聚集。爆炸或許把牠們嚇走了一會兒，但牠們似乎很快就克服了恐懼。

「你沒有時間了，」艾瑞克駕著機體往貝洛格受困的維京戰機飛去，一邊說。

「牠們數量太多了，」歐拉夫說。艾瑞克看見他的戰機傷痕遍佈的。「我們沒辦法把牠們全部解決掉。」

「不用全部解決掉，」艾瑞克說。他知道該怎麼進行空中纏鬥，他的自信心在今天第一次湧了上來。過去闖入戰場中央時，那種腦內啡衝擊全身的感覺又回來了，而且和他記得的感覺一樣好。「我們就用瓦格對付整個蟲族部隊的計畫，來對付眼前的這些飛螳。」

「對啊！」歐拉夫說。「我們不需要挑戰所有蟲族。只需要把牠們引開就好，這樣貝洛格就有時間可以逃脫。」

「就是這樣！」

艾瑞克朝那群飛螳右方遠處的一個點飛去。飛行途中，他射出了一排排的魚雷。他不在乎到底會哪隻蟲族，只要有射中就好。在這滿滿都是目標的環境裡，他知道這個要求是很容易實現的。

最初幾枚魚雷在一群距離彼此太近的飛螳間炸開，艾瑞克看見另一批藍澤爾魚雷劃過他的右側。它們也找到了自己的目標，增添死傷蟲族。

「我聞到牠們的味道！」貝洛格說。「蟲族想鑿穿我的裝甲。牠們要來了！」

「撐住！」艾瑞克往後方看去，看見歐拉夫正從後面跟上。看著後方的景象，他咧嘴一笑。原本正飛向貝洛格的那一大群飛螳轉變了攻擊的航道，朝艾瑞克和歐拉夫的機尾追了過來。他們的計策成功了。

一批發著綠光的刃蟲穿過天空。其中一些在艾瑞克的戰機附近炸開，但都沒有擊中。維京戰機拉開距離了，而艾瑞克打算保持這種優勢。至少要撐到貝洛格成功逃走。

「我們為你爭取到時間了，貝洛格！」艾瑞克透過通訊系統說。「快趁現在！」

「我可以聽見牠們就在外面！牠們正要撕開我的機殼！」

「快點幹！」艾瑞克說。「快走，快走，快走！」

有一段時間，通訊器變得安靜無聲，艾瑞克忍不住擔心是有蟑螂摧毀了貝洛格的天線。牠們或許正在把他撕成碎片，貝洛格或許正在撕心裂肺地慘叫，艾瑞克和歐拉夫卻什麼都聽不到。也許他該把這視為一種慈悲。

就在這時，貝洛格機體周圍的冰塊迸裂開來，第三架維京戰機和艾瑞克和歐拉夫一樣，竄進寒冷的天空裡。貝洛格發出勝利的嘶吼。

「我沒事！」貝洛格這樣說著，脫離了滿是蟲子的空域。「我們快閃吧！」

那些飛螳是群敏捷的怪獸，牠們快速地逼近維京戰機。但是，若單純比較機能，這些蟲族完全無法與艾瑞克他們所駕駛的人類機具匹敵。艾瑞克和歐拉夫不斷避開那群飛螳的攻擊，進而拉開距離逃走。過不了多久，這些飛行員就完全擺脫敵人的追擊了。

逃離蟲族之後，他們讓戰機劃出一道寬廣的弧形，準備和同樣畫出弧線朝他們飛來的貝洛格會合。幾分鐘之後，他們就排出了飛行隊形，以艾瑞克為雁首，另外兩人位於兩翼。

艾瑞克看了後視鏡頭一眼，看著那破敗的山脊；崩落的冰雪堆積在它的山腳，煙霧和蒸汽形成的巨大圓柱仍持續從瓦格戰機爆炸的位置升起。他難以置信地搖了搖頭。這麼短的時間裡，竟能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你們覺得這樣能搞定嗎？」貝洛格說。

「我希望能。」歐拉夫說。「再來一次的話恐怕保不住小命。」

「只剩我這架沒什麼損壞。」艾瑞克說。「我可以回去給牠們好看。」

「算了吧，菜鳥，」歐拉夫說。「你救了我的命。你想要掉頭回去，我就跟你一起去。」

「我覺得，今天損失太多戰機了。」貝洛格說。「回家吧——假如家還在那裡的話。」

「我敢說酒吧肯定在大放送。」歐拉夫說。「世界末日免費暢飲。」

「是啊，」艾瑞克穆然地說。幸運的話，琪莉和西芙會在他與其他維京戰機回到基地前平安離開。在最後一批運輸船離開前，可有段時間要打發。「我們得向陣亡的戰友敬酒，以及傳頌他們的事蹟。」